



第三八七五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8年4月24日星期五,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小和田先生

(日本)

成员国:巴林

布阿莱先生

巴西

阿莫林先生

中国

沈国放先生

哥斯达黎加

贝罗卡尔·索托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加蓬

当格-雷瓦卡先生

冈比亚

萨拉赫先生

肯尼亚

马乌戈先生

葡萄牙

蒙泰罗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斯洛文尼亚

蒂尔克先生

瑞典

达尔格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韦思顿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理查森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上午 10 时 2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局势

秘书长的报告(S/1998/318)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比利时、喀麦隆、加拿大、哥伦比亚、科摩罗、古巴、塞浦路斯、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德国、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拉维、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南非、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津巴布韦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巴利先生(阿尔及利亚)、彼德雷拉先生(阿根廷)、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勒安先生(比利时)、贝林加·埃布托先生(喀麦隆)、福勒先生(加拿大)、奥卡西翁斯先生(哥伦比亚)、贾比尔先生(科摩罗)、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先生(古巴)、扎凯奥斯先生(塞浦路斯)、奥尔埃耶先生(吉布提)、埃拉拉比先生(埃及)、穆罕默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亨策先生(德国)、科尔内埃夫人(圭亚那)、帕尔先生(印度)、维比索诺先生(印度尼西亚)、泰尔齐·迪圣阿加塔先生(意大利)、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穆巴拉克先生(黎巴嫩)、易卜拉欣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鲁巴迪里先生(马拉维)、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乌尔德·德达奇先生(毛里塔尼亚)、扎希德先生(摩洛哥)、拉马克尔先

生(荷兰)、甘巴里先生(尼日利亚)、科尔比先生(挪威)、卡迈勒先生(巴基斯坦)、马比兰甘先生(菲律宾)、朴先生(大韩民国)、耶莱先生(南非)、哈沙尼先生(突尼斯)、塞马库拉·基瓦努卡先生(乌干达)、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萨姆汉·努艾米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姆瓦卡瓦戈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马普兰加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驻联合国总部联络处主任科菲·阿索马里先生 1998 年 4 月 22 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谨请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在安理会审议题为‘非洲局势’的项目时,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在安理会发言。”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绪方贞子夫人。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也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西尔维·朱诺夫人。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收到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团临时代办 1998 年 4 月 20 日的信,他在信中要求在安理会讨论本议程项目时,让罗马教廷外交部长在安理会代表罗马教廷作一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邀请罗马教廷外交部长在安理会发言。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让·路易·托朗大主教(罗马教廷)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 S/1998/318,其中载有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 1997 年 9 月 25 日第 S/PRST/1997/46 号主席声明提出的报告。

第一个发言者是加蓬代表。

当格-雷瓦卡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由于 1997 年 9 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出色倡议,今天我们聚集在此讨论非洲冲突的重大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的工作能够本着建设性的精神进行,并能超过善意,带来有形的结果——换言之,能有行动跟上。

我们认为,秘书长的报告正确地介绍了非洲冲突所涉及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值得非常重视的解决办法。我们同意报告中对非洲冲突根源的分析,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只有正确地认识冲突的根源,才有可能提出解决或者预防冲突的适当行动。

鉴于这一两方面看问题的办法,又考虑到非洲大多数冲突的爆发是因为经济薄弱,我们要强调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应该采取措施,支持非洲国家的努力。秘书长关于探讨发展一套适当的结构调整方案的方式与方法的建议,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在这方面,这些国家如能解脱它们的债务负担,就较有希望如 1990 年 6 月的《阿布贾条约》中所设想的那样,实现次区域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将近十年来,非洲国家一直在进行勇敢的政治改革,证明它们有决心建设更加开放的社会,在民主价值基础上行使政治权力。虽然武装冲突并不是只有非洲才有的问题,但是确实需要对非洲大陆上现在发生的冲突采取紧迫的预防措施。秘书长关于在非洲预防冲突是捍卫人类本身的想法,值得接受。这一问题始终引起非洲国家的深思和努力,导致建立了非洲统一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

非统组织机制的中央机构已经在做显著的工作。它的成员一直面临影响非洲大陆的各种危机。它们提出各种解决办法,并立即着手采取行动,推动政治解决所

出现的各种争端。非统组织机制在通过已得到各会员国采纳的预警系统预防武装冲突方面发挥的作用应得到强调。

这些机制已证明它们的作用,需要得到加强,应向它们提供所需的一切支持。

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应给予支持,因为尽管目前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国家边界内,但它们的影响可能导致国家间争端,危害整个分区域的稳定。

在可能的情况下,非洲领导人和非洲国家一直不遗余力地解决危机局势,防止它们演变成激烈的武装冲突。在这方面,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阁下始终致力于为解决影响非洲国家的危机而进行斡旋。最近,在其它非洲国家元首的宝贵协助下,邦戈总统同意进行调解,以解决影响我们的姐妹国——中非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的冲突。

但是,正如秘书长正确指出的那样,由于非洲冲突的根源多种多样,因此非洲不能对这些冲突的出现负所有责任,不能要求非洲单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冲突。

安全理事会和各分区域组织之间必须始终为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开展必不可少的合作,这意味着联合国不能脱离非洲,不能推脱责任。因此,我们继续重申,我们希望联合国和分区组织以及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为了非洲的和平而进行真正的协作。

无论提出什么解决办法,我们都必须大力强调安全理事会绝对必须充分发挥它作为协调和调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行动必不可少推动力的作用。只有安全理事会才能够抑制各种纷争和情绪,这些纷争和情绪往往持续消耗各方推动国际社会进行必要的调动,以帮助解决和预防非洲和非洲以外整个世界的紧张状况的精力。

蒙泰罗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现实主义、务实态度和客观精神是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和和平问题的非常重要报告的特点。国际社会、联合国会员国和非洲本身现在必须作出同样的反应。

葡萄牙打算接受秘书长的挑战,秘书长承诺联合国不仅力图在建立与非洲关系的新开端方面发挥作用,而且欢迎这一作用,秘书长的话使葡萄牙感到欣慰。我们

不仅将在安全理事会这里、在大会和联合国系统其它地方,而且在欧洲联盟和其它国际论坛支持这一进程。

在秘书长的报告中,有一个概念似乎很突出,这就是政治意志是绝对根本必要的。非洲国家自己需要具有政治意志,整个国际社会同样需要具有政治意志。需要拿出政治意志来找到非洲目前所面临各种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而不是军事解决办法。需要有政治意志来坚持善政、民主、尊重人权和法治原则。国际社会需要有政治意志来帮助使非洲的经济发展摆脱种种束缚。非常需要有政治意志和勇气来避免今后出现联合国不幸地对非洲人民撒手不管的情况。

本着务实的精神,我想对报告的某些方面作几点初步评论。我国代表团同意,预防冲突的预警机制同样要求早日采取行动,以使它们产生作用。应考虑采取具体措施,确保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对即将来临的危机及时作出反应。

秘书长正确地指出,在国际社会开展建立和平的努力时,应鼓励不分散调解努力。重要的不是参与者的多少,而是是否能够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对他们的努力进行密切协调。联合国应在确保做到这一点方面发挥中心作用,它在莫桑比克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莫桑比克例子是目前解决冲突方面应遵循的一个范例。

制裁可以是解决冲突方面的一个有用工具。我们同意,必须更好地确定制裁的目标,以使那些在政治上负有责任的人成为直接受影响者,同时尽可能使广大民众免遭伤害。在这里我高兴地指出,葡萄牙能够积极回应秘书长提出的有关制定立法,使违反安全理事会武器禁运的行为在国家法律下成为一项刑事罪行的呼吁。我们已订立此类立法。

武器的扩散是非洲大陆的一个灾祸。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制止武器,尤其是小型武器跨越边界,从一场冲突非法转到另一场冲突。在这方面,我要强调防止在一场冲突结束时收缴的武器最后出现在非洲大陆另一边的另一场战争中的重要性。在此,联合国应在会员国的支持下,在确保所收缴的武器都被销毁方面发挥明确作用。

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非洲国家削减其国防预算。但是,我们认识到,在内部稳定受到威胁的某种情况下,这一点并非总是容易或可能的。国际社会还可以通过向同意削减军事预算的政府提供足够支持,包括财政鼓励办法来给予帮助。葡萄牙同意,安全理事会应讨论武器扩散这一整个问题。

葡萄牙正积极支持加强非洲应付冲突能力的努力,包括维持和平努力。国际社会应继续协助发展这些能力。葡萄牙外长雅伊梅·加马先生在 1997 年 9 月 25 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强调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该会议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举行的,它导致编写了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报告。他尤其提到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这方面应发挥的关键作用。

但是,他还强调,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最终责任,它不能推卸这一责任。当非洲需要联合国时,联合国绝不能背弃非洲。这不仅是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责任问题;说到底,这也是一个常识问题。本组织及其会员国绝不能再出现秘书长提及的瘫痪现象。

具体地说,报告中对预防性部署的重视是正确的。及时采取行动防止冲突能拯救生命和资源,我们完全支持作出这种反应。关于全面解决办法的执行问题,葡萄牙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多学科维持和平行动很可能代表最好的机会,在尊重人权和恢复民事机构的基础上建立和平以及为持久发展奠定基础。

葡萄牙将继续尽其所能为联合国在非洲的维持和平行动作出贡献并参加这些行动,它已在以下的行动中这样作:在莫桑比克的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联莫行动)、在安哥拉的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联安核查团)和联合国安哥拉观察团(联安观察团)以及在西撒哈拉的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

现在谈一谈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一般说来,我们赞同秘书长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准备为其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我们赞同从分摊会费中为关于人权问题的所有特派团提供资金,我们坚决赞同他关于把儿童作为“和平区”的主张。

关于难民营的建议也令人欢迎,尤其是这些建议确保难民营的安全,以及把战

斗人员同难民隔离开来。关于在有意把平民作为侵略目标时,根据国际法战斗人员对其受害者负有财务赔偿责任的建议令人感兴趣,在非洲以及在其他地区,都是这样。然而,我们现在不十分清楚将如何执行这项建议。

我们感到鼓舞的是,看到秘书长重视冲突后和平建设,特别是他认为,应明确和清楚地确定和平建设的内容,并从一开始就纳入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规定。我们完全赞同这个观点,葡萄牙去年在非正式磋商中试图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以便安全理事会对其进行正式审议。这个进程对确保维持和平行动撤离后的顺利过渡至关重要,许多建立和平行动从一开始就是维持和平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葡萄牙赞同对建立和平采用“战略框架”的方法,这将通过界定各种标准来提供一种综合战略,以帮助处于危机中的各国,并使人们能够协调各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干预活动。

在谈论建立和平这个主题时,我谨提及安哥拉的情况,在那里,正在逐渐减少维持和平行动。这是国际社会对和平进行的一项主要投资。但许多任务仍有待完成,并必须在建立和平的环境中履行这些任务,我们今天面前的报告对此已作了说明。因此,安哥拉将是对国际社会的决心以及对这些概念所作出承诺的一次重要考验。我们希望所有会员国将支持这种努力,不要放弃安哥拉人民。

我们十分赞同和平需要善政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同一个事务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国际社会必须帮助非洲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是事实,那么发展和和平要深深扎根就必须实行善政也是事实。

民主化进程以及尊重人权和法制是善政这个大厦的基本柱石。但是,正如秘书长提醒我们的那样,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人权,是非洲所有国家的主要长期目标。

我国代表团已准备好就秘书长在他这份非常重要的报告中提出的许多建议展开工作。应维持这个势头,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针对秘书长的这样一项呼吁作出积极反应,即每两年举行一次评估局势的部长级会议,并举行一次首脑级会议。

我前面已说过,葡萄牙将努力支持国际社会在非洲进行的工作。为此目的,我们已提议在 2000 年举行一次欧洲-非洲首脑会议,以便在这两个大陆之间第一次举行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欧洲联盟已通过了这项建议,并已同我们的非洲伙伴开始了会谈已使这成为现实。

要克服非洲面临的各种问题,并不容易,需要许多人力和物力资源。但我们赞同秘书长的意见,即只要有政治意愿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表现出这种意愿。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代表团感谢秘书长提出了关于非洲冲突的根源以及克服这些冲突的方式方法的实质性的有益的报告。我们注意到这份根据 1997 年 9 月 25 日安全理事会部长级会议的要求编写的认真、全面和十分明智的文件具有的重要性。

这也是秘书长对国际社会努力促进非洲的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报告中清醒而全面地分析了非洲的紧急局势以及持续出现许许多多的武装冲突和危机局势的根源,这些冲突和局势破坏了整个区域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和生命损失并阻碍非洲人民实现他们对和平与进步的期望。

报告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其中提出了广泛的短期和长期措施,目的是在非洲大陆防止和解决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加强和平与稳定。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只有通过国际社会考虑周全的和协调一致的努力、以及通过动员非洲内外所有有关国家的政治意愿,才能完成这项最重要的任务。俄罗斯联邦已准备好在这个地区采取建设性的相互行动。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必须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加紧努力防止和解决冲突局势的结论,《联合国宪章》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和平解决争端。

我们注意到,在非洲执行联合国的许多维持和平行动中安全理事会的根本作用和责任正得到实现。同时,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的能力来监测授权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以及维持和平领域各种联盟进行的活动。

我们极其重视关于非洲人本身在以下各方面发挥优先作用的结论:在这个大陆

防止和消除冲突、有效地使用预防性政治外交行动、加强非洲的维持和平行动潜力以及在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关于这些事项的非洲分区域组织之间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

报告给予制裁的态度问题最重要地位,它强调谨慎地、有选择地方式,考虑到国际社会使用这个武器在人道主义方面的限制。我们支持这种立场,并准备设法采取具体步骤来发展这种立场。还必须对遵守安全理事会实行的武器禁运采取更严厉的态度。

关于武器贸易,包括小型武器扩散,必须把所有国家确保其自身安全的正当权利同非法武器流动明确地区分开来;秘书长正确地指出了必须制止非法武器流动。

显然,需要对在这样复杂和多层面的报告中所含的建议进行进一步的认真考虑,其中许多建议并不在安全理事会的直接权限范围之内。尤其是这涉及经济领域的具体措施,例如包括有关立即采取步骤将未偿还的债务变为赠款的建议。我们相信有关论坛将透彻地研究这一设想。

我们认为值得在安全理事会和报告所涉及的其他联合国机构中继续对这份文件进行深入的工作和分析以便为执行其建议准备有关的具体提案。

考虑到联合国整个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分工和责任的这种做法将促进加强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在防止和解决非洲冲突这一领域中行动的有效性。

达尔格恩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在我所经历的旅行之中,给我留下最强烈和最可怕记忆的是距离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约一小时车程的一所小教堂。去年一天傍晚我到达那里,被带到一间小房间,那里只有一张桌子。在那张桌子上堆成一大堆的是成千男人、妇女和儿童赤裸裸的头盖骨。你可从这些颅骨上看出这些人是如何被杀害的——不是被爆炸、不是被子弹,而是被他们自己的邻人用刀子和斧头杀害的。我永远不能忘记四年前在卢旺达的种族残杀所留下的这一景象。在人们越多地得悉在那一简短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之时——那时高达 100 万人被杀害——人们便越想了解在卢旺达境外的我们其他人当时作了些什么来防止或制止这件事。绝对不

能让这一情况再次发生。

如秘书长所指出,对于非洲前途的责任主要当然在于非洲人民及其领导人。但是国际社会也必须保持和加强它对非洲的承诺。如卢旺达的例子所显示,这种承诺并不总是明显的。不幸的是,还有甚至更近的例子—如东扎伊尔和刚果(布拉柴维尔)。我认为我们大家在内心深处都知道所需要的是什么。并不缺乏认识和资讯。在理论上几乎渗入了预防、维持和平和解决冲突的每一个方面。但是,除非我们在面临具体危机时能通过行动作出充分的反应、显示政治意愿和提供所需的财政资源,否则这种认识几乎等于零。

今天在非洲存在走向民主、区域合作、和平解决争端和可持续发展的趋向。在摆脱旧的模式之时,这一趋向正在获得势头。我们的承诺应该是支持非洲对和平和繁荣的这种追求。非洲所发生的事情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我们大家。

真正的安全应该从个人开始。这是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采取的立场。报告在承认处理冲突的根源而不仅是其征象所需措施的全面作用之时,绝没有忽视秘书长提及的作为人的安全的情况。我们祝贺他有系统和最具挑战性的分析。整个国际系统应该采取行动以加强他的建议。我国政府承诺在所有有关论坛积极努力以执行这些建议。

建立稳定的社会可能是在预防冲突中最迫切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必须将打击贫穷、压迫、不良的经济政策和侵犯人权作为头等优先事项进行。在同非洲结成伙伴关系的新政策中尤其应针对这一点。这一点以及集中针对每个国家对其本身的发展所承担的责任是瑞典政府对非洲政策的基石。瑞典努力作出贡献,正在大量增加为同非洲进行发展合作的预算,其目的是协助解决冲突的根源。

对于预防冲突的另一巨大贡献将是停止扩散武器。我们欢迎为暂停在西非生产和转让轻型武器所作的努力,这是由马里总统倡议的。国际社会应全力支持这项和类似的区域倡议。此外,应鼓励所有非洲国家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我们认为应该促进和支持制定建立信心的措施,可以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内部所取得

的经验中汲取一些重要经验。

人们逃离有纷争或武装冲突的地方,这是有关个人的巨大悲剧。它往往构成对稳定的严重威胁。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建立一项国际机制以协助东道国政府保持难民营和定居点的安全和中立。

在收到冲突的预警信号时,也必须将它们转化为早期行动。这些行动的核心是外交努力,但是迅速发展其他手段最终也是必要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预防冲突机制应得到大家的支持。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不能放弃它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迅速建立一支国际驻留的能力是关键,以便预防和遏制冲突。前景可观的事态发展正在发生,我们大家都应找出方式、方法以使联合国后备安排系统成为一接到通知就进行部署的一项有效工具。

对于要求进行调停、斡旋、观察员特派团和其他预防性措施,包括维持和平特派团、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作为一个整体具有迅速作出反应的潜力。实际上,我们可能从来未曾有过建立真正的共同安全的更良好的机会了。但是这常常受到预算限制的约束。我们发现可悲的是缺乏提供必要资源的政治意愿以让联合国得以充分履行这种任务,尤其是在最需要它们的支持之时。

冲突继续爆发,而其他冲突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欢迎非洲越来越多地介入冲突的解决。非洲对塞拉利昂合法政府的推翻作出了政治反应,希望这是不会宽恕军事接管和违反人权的一个迹象。应该鼓励这种趋向。瑞典准备支持加强非洲的维持和平能力。

在武装冲突中以平民为目标的令人发指的做法正在全世界扩散。这是道义和伦理的悲剧。必须作出综合努力以便在武装冲突中重新建立对普遍人道主义准则的尊重。这要求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有关的原则、监测其运用、调查侵犯情况以及有罪无罚的行动。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以下设想的确是值得探讨的,即:在这些情况下,临时战斗员应对其受害者负财政上的责任。

尤其令人关心的是武装冲突中对儿童的保护。令人绝对不能容忍的是看到 10

岁的男孩和女孩拿着他们几乎拿不动的枪支被投入战斗或恫吓其邻人以及得知他们以及他们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被剥夺了正常的童年。必须结束把儿童当士兵使用的情况。

在几个非洲冲突局势中,前面的必不可少的任务是集中从维持和平转为缔造和平。在得到持久解决或建立对长期稳定的持久支持之前,国际社会往往就脱离了介入。

我们支持秘书长的这一建议,即:应该建立冲突后缔造和平的结构,以及在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中应该包括有关冲突后紧接着的阶段的建议。尤其应该重视有关民主机构和尊重人权以及和解措施的各项问题。在冲突灾害之后,作出和解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这要求公正和弄清事实,而且也要求具有在前仇敌之间的容忍和未来合作的远见。我们对今天上午在卢旺达进行的处决表示遗憾,我们认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应对那里的民族和解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为使法庭迅速主持正义,需要通过加设第三个审判厅使法庭得到加强。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很快将对此作出决定。

秘书长希望他的报告标志着联合国与非洲之间关系的一个新开端。他敦促我们创造这样一个新开端,并为我们指引了道路。无论是否是非洲人,我们所有人、安全理事会以及整个联合国系统现在必须把握这个势头,接受这项挑战。

德雅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法国为秘书长起草的报告向他致敬。这个报告在两方面是不平凡的。一方面,它包含对现实和过去经验的准确而诚实的分析,并提出有用和有良好依据的建议;另一方面,它的不平凡之处是它正合时宜:非洲目前正在经历朝着寻求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过渡,而这个报告表明了联合国的兴趣和参与。

一周前,秘书长告诉我们,他希望他的报告标志着联合国与非洲之间关系的一个新开端。我们也有同样的希望。

秘书长描述了一个多样化的非洲局势。关于非洲的统计数字以及对非洲悲

剧、难民、人均收入的变化、重大流行病和沙漠化等种种情况的描绘在过去—以及在今天仍然—支撑所谓的“非洲悲观主义”。然而,这种情况的另一面是,我们必须看到所有积极和令人鼓舞的情况发展:由于采取了预防行动,而阻止了一些危机使其不再继续发展;为一些冲突找到了持久解决办法;很多非洲国家作出真正的努力以实现民主和善政,并在最近几年取得持续发展。

正如秘书长所回顾的那样,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洲人自己。然而,这并不排除联合国和非洲大陆之外的国家应继续采取有利于非洲的行动。

确实,在最近几年中,一些事态发展导致我们提出以下问题:联合国是否倾向于抛弃非洲,让它去自己管自己。在冲突预防和解决方面,在索马里的不幸经历导致对介入当地事态的明显犹豫不决。随后在卢旺达证实了这种保留态度和担忧:在卢旺达,以及在前扎伊尔东部和在刚果(布拉柴维尔),只有很少的国家出面采取行动。

然而,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所采取的行动应支持非洲国家本身为解决其问题而作出的努力。这一点首先适用于为预防冲突所提供的资源。有必要加强有关各级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区域组织或主动行动。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法国将在今年向非洲统一组织提供 100 万美元的援助,用于其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机制。

但是,区域组织和区域主动行动所起的日益增加的作用必须得到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支 持,以使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关切和正当利益都得到考虑。最近的几个例子证明联合国与区域一级的机构之间的美好协调的重要性和有效性:非洲在中非共和国进行的有效调解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在塞拉利昂采取的行动表明这些机构如何从联合国获得支持。

秘书长强调了制裁作为施加压力的一项工具的重要性,但他也指出实行制裁所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他认为,制裁必须有明确的针对性。我们怎么会不同意这种关切呢?

秘书长对军备的流通表示关切。非法武器转让,特别是小型武器转让问题是极

其重要的。几个非洲国家已采取了值得给予支持的果敢的措施。在这方面,我们应赞扬马里所采取的主动行动。

在维持和平方面,特别是在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联合国在非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秘书长认为,应根据具体局势的要求,保留采取各种选择方案的可能性。这些选择的范围从复杂和多方面的维持和平行动,到简单的观察团任务。财政困难无论多么重要,都不能成为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本着同样的精神,在联合国与多国部队之间应有彼此补充的关系。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协定执行情况非洲监测团(非洲监测团)在成功履行其本身的任务之后,将任务移交给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联中特派团),因为后者的任务更广泛。

一个重要因素是会员国对眼下的需要作出反应的能力和意愿。正如秘书长所经常有力地强调的那样,会员国必须表现出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并向联合国提供进行干预的财政、物质和人力资源。

本着这种精神,很重要的是加强非洲国家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非洲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的能力。这就是去年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联合提出的建议的主旨,即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赞助下协调在这个领域中的国际合作。

法国为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能力而作出的努力今年将达到大约 4 000 万美元。这包括援助非洲国家进行维持和平方面的训练,包括与科特迪瓦合作开设一个国际培训中心;在达喀尔部署设备以供该区域的所有国家用于培训和维持和平行动;在 1998 年 2 月几个西非国家和法国组织一次多国维持和平演习,参与者包括来自非洲和其他大陆的部队。

法国对多边处理非洲的安全问题的鼓励也反映在它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具体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在 15 个月期间为非洲监测团提供后勤和财政支持,以及为什么我们正在为联中特派团提供由 200 多兵员组成的后勤支助。

秘书长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表达了合理的关切。就基本权利而言,认为所有国家能够以同样的速度取得进展显然仍然是不现实的。然而,非常重要

免在这方面造成以下印象:联合国将容忍一种双重标准。这将对它的信誉和权威造成持久的损害。

关于难民,秘书长理所当然地认为,必须确保难民的权利和安全,同时还有必要确保收容国的安全并帮助它们处理由难民流动所造成的有时相当重大的问题。我们还必须避免任何一方将难民作为借口,以采取其目标与难民的命运无关的政治或军事行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考虑秘书长的建议。

我们向人道主义组织,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非洲所做的了不起的工作致敬。我们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在实地促进和帮助它们的行动。

秘书长恰当地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持久解决不稳定和冲突的办法产生于建立一个进行国家管理和经济活动的良好基础。

我们认为,不能将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与持久的民主化分割开。法治要求有明确的规章、行政的透明度、正常发挥职能的司法制度、对承诺的遵守和对公债和私债的偿付。我们感到满意地看到:几个国家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

在经历了内部冲突的国家中,必须特别注意民族和解。只有这样才能重建共同生活的基楚,而这是确保持久和平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多数统治是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有必要在多数统治与对那些属于少数人的权利的同样必要的尊重之间达成平衡。

良好的管理必须在相当程度上特别是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非洲统一组织的行动而成为国际合作的中心主题之一。1996年12月在瓦加杜古举行的法国和非洲国家元首第十九次会议聚集了46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或其代表,专门讨论这一议题。法国在双边一级和在欧洲联盟内所领导的行动,日益以巩固民主进步和法治为目标。

秘书长强调了非洲各国必须采取的各种改革,以为可持续增长和持久发展奠定基础。他正确地强调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否,不能仅以“基本要素”和财政指数来衡量。不大幅度提高教育和培训水平、改善医疗制度及公平

分配增长的成果,就不会有实际的和平与发展。

责任主要在于非洲国家,但这并未解脱其他国家的义务。

在这方面,我们怎能不同情秘书长对近年来无情地减少对非洲的援助所表示的关注?发展援助是对非洲各国政策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必须是充分和有效的。对于四分之三为非洲国家的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尤其利害相关。

法国将保持自己的援助努力。它正把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几乎 0.5%——或为 1996 年的 75 亿美元——专用于官方发展援助,其中半数分拨给非洲,使法国成为对该大陆的最大捐助国。法国已采取重要步骤,勾销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贫穷和负债最多国家的债务。它最近决定调整其合作与援助发展措施,使它们更为有效和更加连贯。

法国在各种国际论坛中坚持不懈地主张积极声援非洲:法国在 1996 年 6 月的里昂 7 国首脑会议上,要求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增加其对非洲的援助,并得以确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多边机构之间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我们在那一次还帮助发起了《负债沉重穷国债务倡议》,并成功地倡导了大幅度增加巴黎俱乐部所批准的债务减免百分比。在 1997 年春季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年度会议上,法国为需要灵活执行债务倡议而争辩,因而使每个穷国的具体情况得以受到考虑。在欧洲联盟范畴内,法国于 1995 年争取向以实值维持的第八期欧洲发展基金提供贷款,为此同意增加我们对该基金的捐款。法国在有关《洛美公约》未来的辩论中,已表示它承诺维持欧洲联盟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各国之间的特权关系。还应记得,这种关系反映为欧洲联盟各国从非洲进口的 100%的工业物品及 97%的农业产品不需付任何关税而进入这些国家。

法国本着这种精神,认为各会员国及有关国际机构必须极度注意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出的有关调整国际援助、减轻债务负担、开放国际市场及支持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看法和建议。我们希望他的信息将得到注意,并将产生效果。

秘书长请求整个国际社会——非洲各国、其他国家及多边机构——表现出政

治意愿,以巩固和加强非洲的和平与发展。法国准备对秘书长的呼吁作出反应,在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所有其他有关机构中为此而努力。

沈国放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今天就安南秘书长关于非洲问题的报告举行公开辩论感到高兴。钱其琛副总理于去年九月在安理会外长会议上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非洲局势的看法和对非政策。今天,我愿在此基础上对秘书长的报告表明中方的初步意见和建议。

秘书长报告涵盖了广泛内容,不仅分析了非洲冲突的根源和后果,回顾了安理会对非洲冲突作出反应的经验和教训,而且阐述了对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看法,提出了对非洲国家的期待和要求。秘书长还就非洲维护和平、促进经社发展,及安理会等国际机构的作用提出了建议。我们认为,报告有助于引起安理会和联合国系统、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对解决非洲面临问题的重视。这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代表团对此表示赞赏。

这次公开辩论也有助于加深各方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为此,应当特别重视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意见。我们希望在各方、尤其是非洲国家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采取符合非洲国家实际、有利于非洲人民的后续行动。

非洲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充满活力。非洲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非洲国家占联合国会员近三分之一,是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必须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非洲。没有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就没有真正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因此,真正把非洲作为平等的发展伙伴是十分重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非洲国家维护和平、谋求发展的努力,是国际社会应尽的共同义务。

非洲大陆长期受到冲突与热点的困扰。正如秘书长所说,自 1970 年以来,非洲爆发了三十场战争,仅一九九六年武装冲突就祸及十四个国家。非洲的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现实背景。因此,化解冲突、维护和缔造和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主张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和争端。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为此

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我们支持安理会加大解决非洲问题的力度。根据《联合国宪章》和非洲国家的要求及时部署维和行动。在解决非洲问题时,应该尊重非洲国家的意见,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发展,和平就没有稳固的基础。非洲的经济困难是局势动荡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摆脱经济困难、实现和加快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我们赞同秘书长提出关于制定援非数额的建议,希望这一建议将加强对非洲的援助。我们应该认识到,对非援助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与繁荣,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对非洲单方面的恩惠。国际援助应从非洲的实际出发,使非洲人民真正受益,而不附加条件。非洲国家是非洲的主人,它们最了解自己的情况和需要,只有它们才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硬性套用某个特定的模式只会适得其反。

中国高兴地看到,非洲国家团结自强的趋势日益加强。非统组织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在国际事务和解决地区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解决非洲冲突和热点方面取得了值得称道的结果。我们支持联合国不断加强与非统及有关次区域组织的联系和协调。我们希望看到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主张联合国系统要更加关注非洲问题。我们赞成秘书长关于每两年召开一次安理会非洲问题部长级会议及适时举行安理会首脑会议的建议。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应发挥积极作用。秘书长关于为处理冲突而设立“之友”或“特别会议”等机制的建议,以及关于保护人道主义利益、增强非洲维和能力、协助非洲区域努力等设想值得认真考虑。我们希望这些想法能在与非洲国家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落实。

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领导人多次访问非洲。江泽民主席在 96 年访非期间提出了中国与非洲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建议,即:(一) 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依赖的“全

天候朋友”；(二) 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三) 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四) 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五) 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些原则是中非关系的集中体现。

迄今为止,中国向五十三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各类援助,在非洲共建成成套项目六百多个。仅去年一年,我们就同四十一个非洲国家签署了新的援助协定。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对援助方式进行了改革,增加了新的作法,在进行政府间援助的同时,还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和公司企业参与。我们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并实行援外项目的合资合作。目的是帮助受援国兴办当地有需要又有资源的生产性项目,提高援助效益,增加当地就业,培养非洲技术管理人才。我们同近二十个国家签订了框架协议,十多个项目已经启动。中国的援助是不附加条件的。我们将继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支持他们尽快摆脱贫困、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解决非洲面临的问题不仅是非洲的挑战,更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挑战。思稳定、促和平、谋发展、求进步是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愿望。我们愿与非洲国家和人民一道迎接和战胜挑战,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约翰·韦斯顿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热烈欢迎秘书长报告,我们祝贺他对非洲冲突的原因所作的全面、客观和平衡的分析。

我们同意我们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症状。联合国具有独一无二的条件对冲突的长期、结构性原因协调一种全面的做法。

秘书长对于在非洲采取预防行动、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的现实的的分析以及他的行动建议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赞同这些分析和建议,安全理事会也应赞同。

过去几年来,联合国在非洲取得了一些巨大的成功,但是也遭受了惨重的失败。我们需要从这两者之中都吸取教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错误而且坦率地承认。我们本来应该更迅速行动以便在塞拉利昂人民遭受去年军事政变暴行之前在该国实现和平。我们本来可以也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制止在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战事。

在索马里进行干预的经历是痛苦的,但是,正如我的同事今天早上雄辩地提醒我们,在卢旺达没有进行干预也许更糟糕。不能允许害怕进行干预的财政费用成为我们的指导原则。我们大家都知道国内冲突的现实状况。干预可能是困难和危险的,但是如果我们要防止人道主义灾难和动荡不知不觉蔓延,干预往往会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回避人道主义干预的严格军事要求。联合国已在东斯洛文尼亚表明,有了正确的授权和资源,它就能处理最棘手的行动。而如果它没有这些资源,也许我们就应进一步考虑提供这些资源的办法。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非洲维持和平能力的长期加强是一个关键优先事项。它也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非洲和国际社会之间伙伴关系的一个优先事项。我们高兴地去年同津巴布韦以及南部非洲各国在 Blue Hungwe 演习中合作以及今年参加塞内加尔的 Guidimakha 演习。我们准备在其他类似非洲行动中给予帮助。

许多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维持和平中有过一段骄人的历史。我们对此应加以发扬光大。在联合国主持下并同非洲统一组织密切磋商下现在发动的多边努力应大大有助于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能力并帮助执行这一报告中的建议。我们希望这种能力的加强长远说来将产生自己的好处。但是,短期而言,我们应如秘书长所坚持,表现出处理我们在非洲面临的冲突的政治意愿。不存在安全理事会从非洲后退的问题。它的责任是明确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能起关键作用,但是它们不能取代联合国。我们需要的是同非洲的积极伙伴关系。

英国准备在安理会内外起自己的作用。我们欢迎在使塞拉利昂自立方面进行广泛合作。我们已主动向信托基金提供了 200 万美元;我们敦促其他国家也迅速捐助,以支持和平。

我们同意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必须包括关于向冲突后缔造和平过渡的明确建议。这是一个急需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更好协调的领域。我们盼望制定联合国范围内的国别冲突和缔造和平战略,使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及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

以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参与。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制裁在鼓励各国的行为符合公认国际准则方面可能有效。我们同意凡有可能应使用“聪明的”制裁,以打击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为目标,以及经济制裁应包括人道主义的例外情况,以尽量减少它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各会员国通过立法使违反任何安全理事会武器禁运成为一项刑事犯罪。我可以证实联合王国一贯对这种违反依法严加处理。

我们赞同秘书长要求所有非洲国家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供反馈。我们同意,补充区域登记制度将是一项有益的进一步事态发展。在这方面,我们也赞扬马里政府倡议撒哈拉——萨赫勒次区域各国暂停进口、出口和制造新型武器。我国国际发展部已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个项目认捐 30 万美元,以便一旦就暂停令达成协议时予以支持。

我们完全同意报告的观点,即武器出口国必须力行克制。我们已提议并正在努力通过提议判定有关武器出口问题的《欧洲联盟(欧盟)行为守则》,就类似标准在整个欧洲联盟达成协议。

非洲轻型武器的扩散是非法贩卖与合法转让共同造成的,其程度大致相当。报告已对这一点加以承认。我们在联合王国担任欧盟主席期间已根据《欧盟打击非法贩卖活动方案》做了前瞻性工作。下个月将在南非召开一个由英国资助的研讨会,该研讨会将谋求找出在次区域一级处理该问题的切实办法。

秘书长正确地强调了难民的痛苦,我们对他提出的有关建立协助机制维护难民营中立与安全的构想表示欢迎。我们也同意有必要认真审视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我们对他决心确保使人道主义行动同更广泛的联合国和平与发展活动完全一致并得到适当协调的决心表示完全支持。我们希望人道主义事务执行委员会紧迫处理秘书长在该领域罗列的各种特殊挑战。它可以依赖我们的支持。

我们对该报告关于建立持久和平和促进经济增长一章也表示普遍欢迎。我们希望大会也将有机会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们要在此时此刻对尊重人权——其中包括

享受教育、保健和生计的权利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的重要性以及法制和为投资和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环境的需要所做的评估表示赞同。我们欢迎秘书长坦率地强调了腐败所造成的损害。我们赞成他要求确定立法时间表,以执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取缔在国际商业交易中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的公约》。非洲缔结这样一项公约可以成为其重要的一部分。

秘书长把除贫和保护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对此也表示热烈欢迎。这两个问题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环境问题是冲突的部分根源。例如,卢旺达的人口密度在非洲最高。消除贫穷对养护地球至关重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非洲必须而且应该继续得到我们更多的道义和财政支持。英国政府完全致力于联合国核可的国际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到 2015 年把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和到 2015 年确保各国普及初等教育;逐步实现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以及改善保健和减少死亡率。英国已保证在 1997-2000 年期间将其对初级保健、基础教育和提供安全饮用水的承诺增加 50%,把它作为我们确保非洲实现这些目标努力的一部分。

英国坚决支持减少非洲债务负担的号召。联合王国已把最贫穷国家对其负有的一切官方发展援助债务转化为赠款,并支持迅速和灵活地执行《负债沉重穷国债务倡议》,去年 9 月英国财政大臣的毛里求斯任务规定声明就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将同其他债权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一起,继续同这一些贫穷国家政府合作以减少债务负担。

秘书长谋求得到主要工业化国家集团的支持。今天我可以向他保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将在 5 月 15 日至 17 日在伯明翰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议程上享有优先。

非洲冲突的范围和复杂性可能看起来十分可怕。但秘书长唤起了我们的希望,并就改进我们各国和集体的业绩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英国政府愿意作出回应。我们愿对这个集体政治意愿作出自己的贡献,秘书长已正确地把这个意愿确定

为成功执行这项善意清单的关键。我们将特别认真地听取安理会内外非洲伙伴的意见。他们的领导、决心和政治技巧将对实现我们大家都愿看到的成果至关重要。

同时,我们对秘书长的报告可以表达的最美好的赞颂就是对它采取行动并迅速行动起来,非洲不能等待下去。

萨拉赫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愿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提交其关于非洲问题的报告。我国代表团也愿向美国代表团致敬,安理会 9 月份曾在它主持下召开非洲问题部长级会议,从而授权秘书长制定审议中的这项报告。

该报告对非洲冲突的根源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作了明确和坦诚的分析。极为重要的是,报告列举了减轻非洲人民苦难和实现非洲人民持久和平、进步与繁荣所必要的纠正措施。我们认为,这份报告非常实际、发人深省并给我们大家都提出了挑战。我国代表团愿再次祝贺秘书长在审议中的这项报告中非常干练地表达其关切、坦诚和独到见解。

作为人和非洲人,我国代表团对最近非洲大陆的事态发展深感悲痛。非洲是一个很大的洲,其资源和文化十分丰富。但矛盾的是,非洲一直苦难深重。从奴隶制到殖民化、从独立到不堪言状的经济苦难和现在其各国许多地方进行的内战,非洲人民仍在受苦。今天,许多非洲国家都是武装冲突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非洲人民都在赤贫中痛苦挣扎。

人们非常沮丧地注意到,正如报告所强调的那样,自 1970 年以来,非洲大陆打了 30 多场战争,仅 1996 年就有 14 场战争。在其中一些饱受战争煎熬的国家中,人道主义状况令人震惊。800 多万非洲人都成了难民、回归者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员。非洲人民的目前状况十分可怜。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对非洲冲突根源的判断。虽然我们非洲人民不应指望别人对我们的目前状况负责,但几个外部因素对我们的目前状况起了很大作用。鉴于我们正在对过去进行估计,以期找出取得进展的办法,因此过去曾伤害非

洲并同我们一起对非洲人民目前苦难负责的那些国家、机构和个人都应承认他们的责任,并同我们一起共同谋求为非洲人民建立一个稳定和繁荣的社会。

令我国代表团感到鼓舞的是,今天非洲大规模内部冲突不断减少,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都在继续发展其预防、解决和处理冲突的能力。非洲预防、解决和处理冲突工作日趋由非洲人所领导。我必须在此提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共同体)监测小组(西非监测组)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所取得的成就。我国代表团也愿承认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例如在创建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联合国安哥拉观察团(联安观察团)和最近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特派团(中非特派团)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也不会忘记提及秘书长驻大湖区、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特别代表。

各次区域实体和角色同非洲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联合国合作,正在负起更大的责任。现在的重点是把内部冲突从战场转到谈判桌上,由于非洲内部冲突有所减少,有报道表明撒哈拉以南国家也同全世界一起削减了军事开支。我们希望这种趋势继续遍及整个非洲。

虽然我们殷切期望整个非洲实现和平,但我们必须强调,由于民主化和调整军事结构的高昂代价,人们并非总是可以立即得到和平红利。把战斗人员同难民分开的问题以及日趋严重的武器越境流动问题阻碍着这个进程。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目前旨在建立非洲危机回应部队的各项努力。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鼓励非统组织研究早日建立该部队的各项提案。我们必须记住,我们非洲人应该为解决非洲问题负起更大责任。

目前,非洲大陆上已出现一场摆脱行将灭亡的一党制政体的运动。人们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政治自由化、良好并有效的治理与一个促成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健康的环境两者之间的密切和必然联系。今天,在不少非洲国家,政治活动和思维正日趋侧重巩固民主的问题。比如在冈比亚,亚默赫总统政府正集中精力在日益全球化的环境中进一步加深和巩固改革。在这种迅速变革而结构脆弱的气氛中,我们

预期路途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但是我们不希望独步孤行。那些已有相当经验的国家是激励我们的源泉。

在经济领域,非洲大陆近来已取得重要经济增长。1995 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9%。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4.4%,为 20 年来最高。非洲能实现这样的增长率完全是因为有了更好和更加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竞争力的提高。

有了这一增长的趋势,非洲大陆存有希望。但是这一趋势非常脆弱。一些非洲国家近来经济成功例子的脆弱性,加上其他国家目前经济停滞不前和持续的国内冲突,是非洲大陆面临的巨大挑战。虽然我国代表团愿赞同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补救措施,我们要强调一些根本的补救办法。

经济停滞不前和发展的不公正是造成非洲许多国内冲突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今天非洲的最大问题包括它无法维持的债务负担、经济上陷入边缘处境,不利和极不公平的贸易条件以及不仅与和平进程,而且与正在恢复的脆弱经济对立的痛苦条件。

1996 年 9 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又增加非洲开发银行,同意为进行认真经济改革的债务沉重的贫穷国家减免债务。虽然我国代表团认为帮助债务沉重的贫穷国家(重债务国)的倡议是一个慈善的举动,但事实仍然是,条件要求太苛刻。因此毫不奇怪,只有四个非洲国家符合要求。要使帮助重债务国倡议有意义,其条件就应该是非洲经过合理的努力能够达到的。

非洲现在的债务危机不完全是非洲造成的。既然国际社会帮助造成了这一不幸局势,我们认为国际社会不仅应该承认,而且应该分担责任。这使非统组织和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更有说服力。我国代表团希望各国能够听取秘书长关于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还剩有的所有双边官方债务变成赠款的呼吁。

就我国而言,我们将不懈努力寻求非洲真正持久和平,为非洲人民寻求经济和社会正义。非洲的问题众多复杂,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际协同努力。我国代表团认为,非洲各国政府现在比以往都更有使非洲摆脱目前困难的政治意愿。任务是艰巨

的,但不是不可能完成的。只要有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能一起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有决心。问题是你们呢?

蒂尔克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赞扬秘书长就非洲冲突的原因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出色的报告。报告涉及当今联合国议程上一些最重要的问题。通过分析影响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因素,报告实际上谈了有关联合国目前和将来作用的一些根本问题。

在报告第 7 段,秘书长解释非洲的挑战是一个幅员辽阔和变化多端的大陆所面临的挑战。秘书长成功地提出了一个有系统的办法,既有透彻分析,又提出了寻求解决办法的富有想象力的建议。而且报告汲取了联合国近来所取得的经验,包括在处理具体局势中取得的经验和审议更广课题,如《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中得到的认识。

秘书长的报告中最有力的论点之一表述在第四章的标题中,它强调建立持久和平与推动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同意这一联系必不可少。而且我们认为,增长和发展是预防冲突最有效的保障。因此必须把它们放在优先地位,因此我要具体地谈谈这两个问题。

促进增长和发展需要有贯彻正确经济理论的某些基本和普遍适用的原则的政治意愿。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和发展决策必须以这些原则为指导。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国家,斯洛文尼亚完全懂得向一个竞争高度激烈和以市场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过渡的结构性调整所涉及的困难。我国自己的经验支持这样的意见,即所有过渡和发展中的国家,包括那些非洲国家,苦想充分加入全球经济,就必须象秘书长在第 81 段中强调的那样,完成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斯洛文尼亚在全面改革过程中汲取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需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因此我们高度赞赏秘书长在第 76 段中的具体建议,经济稳定运作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能力。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不仅确保通货膨胀率低而稳定,而且通过货币政策不受政府干涉的自治权,有助于在经济领域实

行健康的分权。因此它是防止腐败和伴随发展和调整进入富有竞争性的国际经济环境而出现的其他各种弊端。

斯洛文尼亚的经验还证明,加快经济发展需要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尽管世界市场全球化,建立国内储蓄和储蓄传统应是任何有效的发展政策的重点之一。我们也同意秘书长的如下看法:必须承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通过教育,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归根结蒂,人民本身就是发展的首要资源。

另外必须承认,虽然调动现有资源至关重要,但在创造和维持一种能使对非洲的投资得以实现的环境方面,国际社会有其不可缺少的作用。尽管近来有进展,但许多非洲国家的局势的特点仍然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存在严重财政问题。这种状况只会有害私人资本的流入,进而抵消进一步开放贸易,建立责任制和保护财产权利的努力。因此需要国际协助。这种帮助也应该解决需要去除无法维持的旧债问题。在该领域采取行动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投资者信心。

斯洛文尼亚赞赏秘书长清晰地阐述善政问题。我们赞成他的意见,即需要创造一种环境,使个人和他们的人权得到保护,使民间社会能够自由运作,使政府责任能按适当方式履行。我们也同意他说,这种环境需要有适当机构性机制的支助。这里的中心思想是尊重法治和司法独立。法庭的自治、尊严和独立必须受到尊重。事实上,善政和一个以公平和公正地执法为基础的社会,对建立一个有利发展的经济环境和对执行人权都是必不可少的。

预防远胜于治疗,这是常人都懂得的一个道理。然而,预防并非总是可能的。这适用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各种努力。因此,极其需要加强维持和平、执行和平和冲突后缔造和平的机制。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现实地分析了联合国在非洲的经历。我们要对其中一些经历束缚了联合国迅速而果断地应付危机的能力表示遗憾。我们希望,不能说是积极的那些经验将不会继续主宰国际社会对维持和平的看法。联合国在非洲的一次维持和平行动未能取得成功产生了十分严重的不利影响。为了确保联合国的信誉,

国际社会必须愿意采取行动,以推动非洲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说法: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将并非总是非洲和其他地区每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我们相信,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潜力将得到加强。这一潜力将以可靠的威慑能力为基础,同时辅之以国际社会足够的政治意志和实地的合作。安全理事会应根据每一局势自身的情况来对它进行审议。

此外,我们还赞成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区域及次区域安排之间进行合作。我们认为,这种合作应以《宪章》第八章所规定的框架为基础。

斯洛文尼亚完全支持这样的原则:不应将人道主义援助视为政治行动的替代办法,而应将它视为对政治行动的补充。提供援助是一项处理冲突表面症状的道德义务,但它并不解决冲突的根源,不应被当作不采取适当政治行动的借口。换句话说,不能因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分散对受援国及其人民的其他重要优先事项的注意力。需要在人道主义救济与发展援助之间合理分配资源。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强烈坚持应对平民,尤其是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保护。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在必要时将平民与作战人员隔开。斯洛文尼亚也支持进一步寻求在国际一级和难民收容国一级采取适当办法,以维持难民营和安置地的安全和中立。

和平在开始时总是很脆弱的。因此,在已建立和平的所有非洲局势中都建立了缔造和平结构。维持和平行动在转入缔造和平阶段时便具有多方面特性,并有了新的层面。紧急援助与重建和发展都是必要的相互联系的。需要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协作关系,从而连贯和协调地将各种专门经验、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汇集起来。

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62 段中适当指出的那样,将接力棒从救济转给发展援助不能导致进步与持久和平。我们同意,需要准确地找出缔造和平的各种要素,并在适当的早期阶段将它们纳入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之中。各种优先事项,包括民族和解、尊重人权、重新安置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促进国家统一、民主化和经济复

苏对于成功过渡到持久和平来说是很敏感的问题,而且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些情况需要采取具体办法和具体措施,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制裁。安全理事会迄今实行的大多数制裁都是针对非洲会员国或具体集团,这是非洲悲剧的体现。这使秘书长提出的在促进非洲持久和平的过程中改善制裁制度的建议尤其恰当和适时。

正如秘书长在第 25 段中指出的那样,制裁可能给不属于制裁对象的受害者造成损失。我们赞成他提出的这样一种意见:应更好地利用目标明确的制裁,应更多地注意邻国所遭受的不利影响。

此外,需要以一种全面和广泛接受的办法来处理制裁的人道主义例外情况。目前在区域或次区域范围实行制裁的做法需要得到认真审查。所汲取的经验教训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并不总是正面的,在今后的任何决策中,都应将这些经验教训考虑进去。与此同时,我们同意秘书长强调需要确保国际社会更认真地实施制裁。我们尤其支持他提出的严格实施武器禁运的建议。

最后,我要强调,秘书长关于非洲局势的报告中所论述的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应得到认真讨论。他提出的多种意见和建议必须得到利用。因此,我们支持这样的建议:不仅应在安全理事会,而且应在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继续审议这一报告。最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应使联合国各机构能够在讨论报告的过程中作出正确的决定。

贝罗卡尔·索托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提交的有关非洲局势的客观、现实、明了和全面的报告。从根本上来讲,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一项广泛行动方案;在它的执行过程中,安全理事会显然必须在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方面发挥中心协调作用。

所有这一切再次显示了今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安全理事会的传统概念和做法以及其成员对《宪章》,尤其是第六和第七章所述的权力、义务和责任的解释。

这本身就是重大的进步。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举行安全理事会正式会议,以综合和现实的方式讨论非洲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问题,并将一份具有重要政治内容的文件作为我们的审议基础。这一文件也客观地描述了正在发生的危机的真正形态,它带有不光是政治和军事性质,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性质并且有着结构性根源的危机的深刻和确凿的迹象。近年来非洲的 30 场战争都是这一局势造成的。

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有很多有关非洲的项目。我们如果更深入地探讨武装军事冲突的爆发及其残暴性或粗暴的侵犯人权行为并将视野放得更大,那么在每一种情况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都会发现秘书长的报告中十分客观地叙述的种种深刻和危急的经济和社会现实。这份报告同样可成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审议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范围内有关优先事项辩论的基础。这说明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当今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各种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

因此,秘书长正确地请我们考虑这些方面,因为如果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本身及其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不以负责任的和坚定的态度开始为非洲执行一项主要的行动和发展方案,目前的和平与安全危机就将继续存在,并将永远找不到解决办法来结束非洲战争成为国际议程和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中心和主要项目这漫长的一章。

秘书长的报告告诉我们,我们已走出了与国家边界有关的非洲战争危机的时代。我们毫不怀疑在政治上是这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例如,象大湖区域危机那样严重而复杂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任意和人为的分裂有关,这些分裂把不同的种族和人民分割开来,制造了不平等的民族现实和不平等的国家,一些是有强大的经济资源和地理面积辽阔的国家,而另一些是领土面积小、人口过多和贫穷的国家,形成严重的不均衡。大湖区域的危机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就是非洲这种事实的具体表现。

如果非洲统一组织 1963 年无可否认的正确决定不是要重新翻开边界和领土

冲突痛苦的一章,那么现在以及着眼于未来的正确决定就必须象秘书长报告中正确指出的那样,要把各种努力和意志联合起来,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与合作下,使非洲的分区域经济空间和政治现实结为一体。除了通过合作和共同努力外,没有任何其他道路可通向发展。也没有任何其他道路可通向和平。

这种对未来的展望真诚地说出了秘书长的年度报告使我们感到最高兴之处。这不是重新开始学术和理论辩论的问题。而是确定和执行解决问题的一系列现实倡议的问题。是颠倒优先秩序以及在一种联合与统一的努力中以民主和民主化的眼光来设法处理非洲现实的问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非洲国家和非洲各组织自己的努力和主动行动。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际社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责任。

我国根据自己的经验,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这种关键的行动方针以及颠倒优先秩序的行动。50年来,哥斯达黎加没有军事开支,公共开支的优先秩序基本上用于教育、预防性保健以及基础设施。我们并不是说,我国的经验和我们关于裁军的决定对所有国家都适用。但事实是,不对人力资源进行大量的和有系统的投资,不为基础设施和国际交流创造适当的和现代的条件,争取经济发展、社会正义和民主体制的斗争就是一个几乎难以完成的使命。结束对武器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最简单和最明智的决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投资以及以走向二十一世纪使命感来这样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基本的挑战。这适用于非洲,就如同适用于亚洲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一样。

因此,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敦促我们颠倒扭转优先秩序以及采取民主和民主化的途径。当然,非洲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需要有效地实行国家分权制、妥善地管理公共事物、尊重人权和法治。同时,可持续发展需要作出现实的和具体的决定,以便平衡预算、取得适当的宏观经济均势、吸引投资和创造有利于商业和贸易自由竞争的环境。我们发展中世界的所有人都在或多或少地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鉴于这些原因,使哥斯达黎加最感高兴的是在安全理事会的这次正式会议上告诉秘书长,我们完全赞同他对非洲未来的民主和民主化的展望。在我国看来,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本世纪末巨大的政治和历史挑战是实现并巩固政府宪政制度,这种制度用民事当局执政战胜军人统治,它产生于透明的和自由的选举进程。为实现这一目标,非洲人的政治意愿是绝对不可取代的。应由非洲各国领导人、政党和民间社会全面承担起建立、巩固和维护非洲民主与自由的巨大、复杂、艰巨和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我们拉丁美洲人清楚地知道,民主作为一种框架和作为一种政治现实只有在设法摆脱了无知、文盲、贫困和健康恶劣的社会里才能持久和得到加强。不这样说就象是在沙漠里布道。在贫穷和没有社会正义的土地上,自由很难壮大和发展。近几十年来拉丁美洲的政治历史以及为争取民主进行的许许多多的决定性的斗争清楚地和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如果今天民主和自由在我们的手中有支配力量,是因为我们各国人民已至少开始战胜贫困和无知。

另一个结果是,一些就在几年前还饱受内战和自相残杀战争蹂躏的国家,例如一些中美洲国家,军事冲突已经减少,并在这些国家间实现了和平。这对于我们是事实,对我们非洲的兄弟也是事实。

因此,处于中美洲战争动乱正中心的我国谨强调秘书长的这份报告的现实观点以及他对援助与国际合作的呼吁,由于非洲许多国家非同寻常的情况,这种援助与合作在需非洲自己具有的政治意愿和作出的努力与发达国家、国际社会及其各组织包括通过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积极参与必须承担的不可避免的责任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我们所有人都负有这种责任,而不只是非洲。

决不可能要求非洲国家从经济危机和内战直接走向结构调整方案、走向开放市场、走向国际竞争和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必须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与其他国际机构密切合作,调整其方案以及对非洲现实的处理方法,使其符合这些无可置疑的现实,并必须以此为基础——正如安全理事会在其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议程中必须继续与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分区域机构合作行事,以使其维持和平行动取得成功。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之间这种密切关系和合作对我们安理会工作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安南秘书长十分正确指出,我们大家都有义务和责任。重要的是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诚意,这种决心和诚意毫无疑问会在非洲和安全理事会这里以及联合国系统的所有的许多决策机构中受到无数次的考验。

最后,如果我们真正忠实于我们所相信和所说的,我们就都能和曼德拉总统以及我们的非洲兄弟们一起庆祝我们目标的实现和非洲的完全新生。

尽管存在巨大困难,我国确信,这个日子已经不远。非洲毫无疑问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资源和人力。

阿莫林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非洲使美洲文明”。十九世纪巴西一位政治思想家的这句话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象巴西那样感觉到非洲巨大影响的地方没有几个。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创造力得到表现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洲的贡献而形成的。因此很自然,巴西积极介入了若干旨在激发非洲和平与和解力量的多边和双边行动。葡语国家共同体、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以及建立南半球无核武器区努力的情况便是如此——此外还有我们大力参与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和平努力。我们饶有兴趣地关注着去年 9 月史无前例的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问题部长级会议期间的辩论,并很高兴地参加今天的讨论。

非洲既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历史遗产,也保存了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共同人性。在把非洲作为一个单独问题处理时,我们不应忽视它个性中的共性。过去十几年中向多达三位杰出非洲作家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这既是表彰其具体传统的永恒价值,也是赞扬了对全人类命运的杰出思考。

在不久前和较远的过去,非洲命运正如穆加贝总统以慷慨低调的话所说,受到“不应有和往往是破坏性的外来干涉”。奴隶制和外部势力横加操纵的伤痕也许

永远无法从非洲全体人的记忆中抹掉。然而,越来越多开明的非洲领导人已在强调,正是通过创造性和有效地解决当前的贫困才能克服过去的恐怖,未来的前景才会更加光明。这一过程意味着处理自我破坏的悲惨事件,非洲可以从其古老文明中汲取样板来设法摆脱这些悲剧。我们不要忘记在发达国家思想库想到解决冲突之前很久,殖民地之前的非洲各国社会的长老会中就已经热烈地讨论过这一问题。

在约鲁巴生存理念的轮回形象中,非洲这一重要阶段进化所需的疗伤和重建也许可以象征地交托给 OBATALA(OXALA)——这个神代表储藏社会和个人相互包容的美德的人类心灵:忍耐、怜悯和平和。对南非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进行的成功斗争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改造的影响巨大的范例,它使它的领袖纳尔逊·曼德拉总统成为当今世界的无与伦比的人物。在我们联合国中,一位能向最有疑虑的人显示外交的力量的秘书长所表现出来的领导能力令人鼓舞,十分可贵。

我们十分感激科菲·安南秘书长就非洲冲突原因和促进持久与可持续发展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了一份重点突出的报告。它的客观的分析和建议应由不仅安全理事会,而且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系统的其它组成部分进行认真研究。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我们有责任最高效地处理秘书长提出的建议,以使我们对非洲面临挑战日益明确的认识能迅速转变为切实的进展。

不必把非洲确定为陷于冲突中的一个大陆。人们广泛承认,在非洲许多地区和平和经济增长正在生根。如果我们今天把发言集中于秘书长报告中关于冲突的那些部分,那是因为这是安全理事会无可置疑地应予负责的领域。

让我们想一想在谋求冲突地区解决办法中采取前后一致做法的必要性。近几年来,我们在索马里、大湖地区和利比里亚看到的社区间和其他形式暴力的爆发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局势没有本质不同。

秘书长在他报告的结束部分的某一段中宣称

“非洲必须显示具有依靠政治而不是军事解决问题的意愿。” [S/1998/318, 第 105 段]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适用于全世界的基本原理。最重要的是,它也应适用于联合国在促进和平与安全中的努力。

我们赞赏秘书长在对待联合国最近在非洲维持和平的经历中所采取的吸取教训的作法。但是过去的某些错误值得再次强调。如果索马里的记忆对我们十分令人不安,那无疑的是因为对联合国信誉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是由于后来被称为“越过莫加迪沙防线”或在前南斯拉夫被描绘为“令人讨厌的使命”的现象——换言之,把维持和平同强制执行混为一谈。联合国的议程似乎强调外交和地方一级的对话,同时对多边努力采取军事的态度,这会使我们面临严重理念上的困难。虽然在极端严重局势中也许必须部署具有“可信的威慑能力”的行动,但是我们必须防止情不自禁地谋求以军事为主的办法解决首先需要对话和外交的问题。

我们赞扬秘书长在他报告中写入关于非洲武器扩散的一小章。我们同意他的结论,安全理事会应紧急处理这一问题。为使这一建议具有行动意义,应设计一个恰当的机制就打击非法武器流入冲突地区的办法提出建议并予以执行。非洲各国进一步遵守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也会有助于在不稳定地区建立信任。我们也同意报告对制裁的总看法,尤其同意他所说的虽然有效的武器禁运削弱了交战各方延长战事的能力,但是滥用经济制裁势将更直接影响贫民百姓,而不是那些应对威胁和平负责的人。

我们认为,象报告所建议的那样区别非洲冲突的国内根源和国外根源是有益的。但是,值得牢记的是,国内根源往往含有外部因素。不可能将殖民后时期最初几十年中独裁者大量出现的情况与冷战的两极竞争分割开。过去几十年中非洲最有压迫性的一些政权所聚积的军火产生了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的特别有害的后果,而这种聚积得到外部国家公开或隐蔽的支持。

虽然最近几年的标志往往是暴力、分裂甚至种族灭绝屠杀,但遍及非洲的变化潮流也为人带来希望。但为了使非洲的变化和改革的积极力量能够得到发展,那些有能力影响事态发展的国际角色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更开明的合作精神。此外,鉴

于传统的非洲社会在过去几世纪中系统地遭到剥削和对其稳定的破坏这种历史情况,在处理非洲问题时表现出任何道德优越感都是不可想象的。国际社会应对非洲的积极事态发展作出创造性反应,而通过与非洲人本身进行建设性和专注的对话来对不那么积极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这种对话的目标不应是强加单方面得出的结论,而应是在非洲人需要援助时帮助他们自己找出适当的解决办法,并使这些办法产生实效。

我们同意需要对人道主义援助采取原则性的协调作法。在这方面,应记住两个重要的关切问题。第一,考虑到联合国其它机构也负有处理人道主义问题的责任,有必要发展进行有效协调的适当机制。秘书长在其改革建议中提到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人道主义事务部门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第二,安理会应记住过去取得的经验,注意不使人道主义行动成为任何国家促进自身政治计划的借口。关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困境,建立一个协助收容国政府维持难民营安全和中立性的机制的建议值得给予深入考虑。

我们欢迎报告中关于为重建和发展提供紧急援助的内容。我们认为,紧迫需要拟定适当办法,以便在政府间处理如何向刚脱离冲突局势的地区输送救济和发展援助的问题。秘书长似乎充分把握了这项关切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他在报告第 67 段中说,我们必须

“避免有人强加违背一个和平进程的条件的局面。”

在寻求能充分处理从维持和平向重建过渡的政府间机构方面,《联合国宪章》能提供一些指导。我国代表团将对研究使第六十五条发挥作用的办法特别感兴趣。该条涉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协助的问题。

联合国在通过维持和平行动或通过旨在改善最需要救助者的生活的多重方案为非洲很多地区带来和平和救济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努力仍然不够充分。

这是一个资源问题,但不仅仅是资源问题。应该记住,存在着质量方面的问

题。例如,技术援助不应只着眼于供应,而应针对接受国的具体需要,并应充分利用它们的资源和潜力。在保护人权和促进民主治理等方面,以下做法可能是有益的:促进非洲各国之间的交往,以及非洲与最近取得进展的发展中世界其它区域之间的交往。这些区域如中美洲,就如哥斯达黎加大使所雄辩地说明的那样。这将是把南南合作扩大到政治和司法领域中的一种创新性的,以及我们认为是很有潜力的形式。既然我谈到南南合作,请让我对我的话作以下说明:巴西正在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以加入负债沉重穷国债务倡议。将予免除的债务额大约为 10 亿美元,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个小数字。

今天的辩论无法详尽地讨论我们面前的复杂问题。因此,我们将把进一步的意见留到今后在这个和其它机构中的发言机会。让我在结束发言时表示支持秘书长关于两年一次重开关于非洲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以及在五年之内召开一次首脑会议的建议。在一些年中在最高的政治级别对这方面给予持续的国际注意当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问题的了解并有助于确定现实的解决办法。巴西相信,在充分考虑到非洲的观点和平衡地吸取最近的经验的条件下,在安全理事会内外加强关于非洲的国际对话将对在这个广大无边和慷慨大度的大陆实现和平产生持久的影响。

布阿莱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想最真诚地感谢秘书长提出关于非洲冲突根源和在非洲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分析性报告。

安全理事会讨论非洲局势的这次正式会议反映了安理会对非洲的兴趣,并确认了它对非洲大陆未来的承诺。今天的非洲普遍存在的紧张局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挑战。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其主要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面临着一项困难的考验。此外,安理会如能在解决非洲问题方面取得成功,那无疑将清楚地表明它的有效性。

特别重要的是诊断非洲的主要问题并确定该大陆冲突和纷争的根源。无疑,非洲国家由于被划分为其人口构成有时很复杂的国家单位而继承的殖民主义的沉重负担是今天在非洲有很多冲突地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些非洲国家中的政治不稳定是非洲的主要问题。这是因为经常发生通过武力改变政权性质的事件,使非洲国家遭受有害的动乱。权力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在这些国家中争取稳定和发展的手段。此外,经济和社会问题进一步促成这种不稳定的恶性循环。必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全面和彻底的办法。没有和平与稳定就不能实现发展,没有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平与稳定就不能继续。

另一方面,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多种族特点,常常由于对一些种族群体的优待及对另一些群体的歧视而导致冲突,这些情况最终构成这些种族群体之间冲突的核心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垄断财源的倾向是非洲那些掌控权力者所争取的目标。财富的垄断是该大陆长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情况的最近一个生动例子,发生在塞拉利昂。那些篡夺合法政府权力者,垄断了自然财富、占据私有和公有资产并在全全国散布恐怖和暴力。幸运的是,西非各国和联合国帮助塞拉利昂恢复合法政府。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迅速和紧迫的措施,以对付非洲面临的严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重申联合国在该领域中的作用的重要性。尽管安全理事会通过了长长一系列决议,并制订了维持非洲和平的倡议和计划,但一些倡议获得成功,其它倡议却失败了。这些失败基本上是由于国际社会对进行迅速和有效干预来维持和平犹豫不决。这种失败的证据,就是不进行干涉以避免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这一不情愿的现象造成了我们今天仍感受到的严重后果。

我国认为,安全理事会的维持和平行动在遏制冲突方面是成功的,但并非总是解决非洲问题的最终办法。只要冲突各方无意平心静气地解决其问题,就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和平。实际上,会出现相反的结果。然而,只要提供适当的条件,维持和平行动就可以成为冲突与和平的果断决定者。因此,联合国急需支持区域和平行动,因为无论联合国的能力可能有多大,却是不足够的。我们认为,各区域国家集团能够在防止冲突泛滥方面发挥重要的相辅相成的作用,因为它们了解区域问题的性质并具有很大的影响当地各方的能力。

我国代表团认为,消除非洲紧张局势的根源,需要考虑到冲突复杂原因的持续努力。在这方面,应铭记下列情况:

第一,真正的意愿作为实现非洲稳定和发展的驱动力是至关重要的。非洲大陆是富饶的,能够为繁荣提供牢固的基础。

第二,各国际组织应帮助重新建立被冲突摧毁的经济结构,这会保证冲突不会再次出现。在这方面,人道主义援助对建立和平来说是不够的,而不建立和平,非洲人就不能自己站立起来和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发展,并因此在他们的国家中消除冲突的阴影。

第三,必须促进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之间的协调。这将加强安全理事会与非统组织寻求有效解决非洲各种问题的机制之间的合作。

第四,必须对付武器非法流动和贩运的现象,而且必须抢先采取措施制止这些现象。

第五,必须优先注重在冲突后巩固和平,因为脆弱的和平随时都会崩溃。

第六,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措施与联合国各发展组织的努力之间需要协调。这样,非洲大陆就会受益于联合的努力,而且不会受到分散努力的不利影响。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重申联合国及其各机构能够通过其对支持非洲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承诺而发挥的主要作用的重要性。

马胡古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感谢秘书长确定了我們正讨论对我们非洲大陆极为重要的问题的范畴。他上星期在安理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的报告,突显了他为处理非洲继续面临的很多问题所作的持续努力。我国代表团承认迫切需要应付这些挑战,强调应把本报告看作是对人所共知的非洲需求作出反映的进程的一部分。

我记得在去年 9 月的安全理事会有关非洲的特别会议上,我们赋予秘书长提出一项报告的任务,该报告至少将开始澄清处理非洲冲突根源及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

续发展的前进道路。报告对非洲目前局势进行了良好的分析,提出了一套多方面和实际的建议,这些建议需要国际社会的参与。我还记得,我国外交部长在 9 月的会议中强调:任何地方没有和平就不会有任何发展,而且必须找到全面和整体的办法以处理非洲复杂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正是从和平与发展之间这种相互关系的角度,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首先要谈到和平与安全。我们大家都清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属于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国际关系的动态已经改变,联合国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方式也已改变。这主要是由于传统上负责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手段的失灵、以及每个独特的冲突局势中出现的复杂性所造成。随后有人数次企图削弱联合国必须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的基于《宪章》的作用。确实出现了一种试图使缔造和平与维持和平活动区域化的新的趋势。我们认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只能对属于联合国的主要作用发挥辅助作用。例如,西非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及非洲之角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在过去几年中相当不错地承担了这种辅助作用。

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清晰地概述的那样,缔造和平的努力必须是及时、恰当、准备充分和协调良好的。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最近召集成立了和平与安全执行委员会,旨在加强合作、政策的连贯及信息的分享。给由两位秘书长主持的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年度会议重新注入能量,会进一步推动这种合作。的确,正如大会关于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之间合作的历次传统决议所规定,请联合国帮助非统组织加强其预防、管理和解决非洲冲突的机构和行动能力。我们认为极需通过强化预警系统、转让技术、帮助训练人员、交换和协调信息、后勤支持以及最重要的是具体动员财政支助来加强这种机构和行动能力。

在强调了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的补充作用之后,值得谈谈整个调停问题。一旦调停框架建立后,国际角色应避免竞争。然而,我们也认为如果相互补充的努力是为了同一目标而且得到很好协调,那么结果会是好的。在这种局势下主要调停者有责任使各方采取积极和合作的态度,而不对正在进行的调停努力摆出主人的架势,这

种立场会加重这种努力所要帮助的无辜人民的苦难。

我们支持的另一项建议是通过建立“之友”小组动员促进和平努力的国际合作。这种小组将调和各方观点,协调行动和取得和平进程所需的必不可少的资源。

由于不久前我曾作为制裁安哥拉委员会主席访问过非洲,我只能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制裁必须有更切实的目标。就安哥拉而言,制裁的目标是明确的,已经证明是有效而且的确是“高明”的制裁。在其他情况下,制裁太一般化,给平民百姓造成始所未料的痛苦,而且对原来打算修理的对象没有明显的效力。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这些制裁制度,尤其是武器禁运的条款不受嘲弄。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其中许多关于维持和平和联合国在非洲维持和平作用的建议过去已经提过但不起作用。在难民营中将对立者分开、为难民建立安全走廊以及执行全面解决等符合 1996 年举行的关于扎伊尔东部危机的罗毕区域首脑会议的原则。那时,该次区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紧急呼吁将那些我们称为“恐吓者”和真正难民分开,这就要求建立安全走廊和临时庇护所以便利人道主义援助。这些呼吁未受重视。结果是种族灭绝和大批难民失踪——他们至今下落不明。这的确是个严重的教训。

关于预防行动,我们只能希望非洲国家自己,尤其是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所树立的榜样将被仿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国际社会及时和恰当的反应。

我们还支持加强区域和次区域行动的具体建议。我们认为鉴于联合国继续面临财政困难,同区域、次区域或多国部队共同部署的战略是可行的。

我现在谈谈人道主义问题。冲突问题已在非洲造成继续不断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我们不只看到大量非洲人流亡国外,而且由于冲突使不少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值得重申的是必须继续谋求对人道主义援助采取协调的作法。在冲突局势下,战争暴行随处可见。因此,应部署人权特派团给战斗人员造成尊重平民人权的实质性国际压力。

我们也支持秘书长赞同这一理念:即在冲突局势中应视儿童为“和平区”,并

应作出具体努力使他们在冲突局势中能有尽可能正常的生活。为此,我们鼓励秘书长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影响问题的特别代表继续促使国际社会关心此事,并促成扎实的国际立法因应这一需要。

由于难民营中继续存在不安全的问题,我国代表团也支持建立国际机制以帮助东道国政府维持难民营的安全和中立的想法。

秘书长过去曾谈过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所谓武装劳工的问题。这指的是一批流离失所人员携带武器流入邻国。我们认为必须找到一种重点突出的办法对付这一可能破坏整个次区域稳定的危险现象。

关于经济问题,我们认为冲突的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其根源显然是贫困这一不幸的现实状况。非洲仍因当前国际经济关系而边缘化。秘书长已谈到冲突局势中的这一经济弱点的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一些非洲国家已取得重大成就并继续作出认真努力为他们将来的发展奠定稳固的基楚。

在区域一级,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正在定案。在国家一级,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已经执行。不妨再说一遍,这些努力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在这方面,我们同意急需重新界定非洲在当今世界经济秩序中同主要玩家的关系,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在处理这些重大国际经济问题范围中的关键是急需减少使许多非洲国家经济瘫痪的债务负担。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即扩大负债沉重穷国债务倡议的好处,把更多非洲国家包括在内。由于我们面临的巨大债务问题的负面影响,应极力强调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呼吁所有债权国将所有余留的最穷非洲国家官方双边债务变为赠予,这也值得我们的全力支持。

由于增加了市场准入、对适应全球竞争性贸易环境给予支持、将我们发展伙伴的援助至少 50%用在非洲以及把重点放在社会发展上,特别是在人力资源投资上,我们认为我们能开始扎扎实实地从贫困走向繁荣;有了这种繁荣,冲突的祸害将从非洲人的生活中进一步消退。

最后,我想谈谈我国代表团所认为的后续行动。为了使今天这场辩论中造成的势头保持下去并全面处理非洲面临的问题,我国代表团遵循秘书长的建议,即安全理事会两年开会一次评估所作的努力和所需要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我们也将有利地考虑安理会在五年内召开首脑会议研究这一问题的想法。

对我们,整个这一项工作是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显然需要采取一项执行这些复杂建议的多方面的作法。为此,我们设想在这次辩论后,安全理事会可以建立一个具体的后续行动机制。我们建议,建立这一结构的文书应明确阐明我们处理非洲问题的权限。这一机制将执行属于安全理事会权限内的秘书长建议,并确立一种结构以能同需要在其本身权限内执行这些建议的其他机关和机构一起采取后续行动。

我们还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考虑采纳交错时间表,设法继续集中处理报告提出的问题,并利用政治意愿执行妥善制定的各项建议。的确,9月份大多数外交部长都将在纽约,因此是评估迄今所作努力和所需进一步行动的好时机。

今天的讨论只是初步行动,我们认为,本次讨论的目的是启动积极参与和持续承诺进程,在非洲和世界其它地区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新型伙伴关系。我们认为,秘书长即将对非洲的访问将推动这一势头,并有助于强调联合国对非洲的持续承诺。我们祝他平安并取得圆满成功。

让我强调,采取这种办法的理由,是确保不作出草率决定,并开创一种有说服力和深思熟虑的进程,实现非洲稳定、和平与繁荣。愿我们都抱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意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日本代表身份发言。

我要在发言一开始首先赞扬秘书长关于非洲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全面涵盖各方面,其分析包罗万项,许多项建议都十分及时,在非洲今天面临多项挑战这个背景下,我们联合国应该义不容辞地对国际社会在处理这些涉及整个非洲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挑战方面所需集体行动的理论纲要进行分析,并确定联合国在我们把这种理论纲

要化为具体行动的共同努力中所具有的作用。

我愿在说这番话时表明,我今天只谈谈秘书长报告中恰属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的方面,而不详尽论及报告中其他同样重要的方面,它们更适于在联合国其他机构框架内审议,同时我要阐明这样一个信念,即困扰非洲的各种复杂问题都有机地相互联系,我们在执行非洲战略时采取通盘办法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正在冷战后时代的勇敢新世界中,看到各种对和平与安全的挑战在国内和国际两级层出不穷,军事手段不能成为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唯一工具,甚至也不能成为主要工具,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必然要在一个含括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因素的广泛得多的范畴内处理如何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负有维持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只有在承认这个概念基楚上才能适当发挥其作用。去年 9 月安全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发表的主席声明正是在这个思路基楚上要求秘书长在制定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报告时采取全面办法的。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在进入 21 世纪前夕所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必然是如何最好地回应非洲局势问题,辽阔非洲大陆的人民一直在一种充满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施政问题的环境中,饱受众多冲突的折磨。我这样说的理由如下:

第一,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内和区域冲突造成的大部分非洲政治结构基本不稳定状况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直接严重影响。

第二,非洲经济发展的形势如果弃之于不顾,不仅会产生摧残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而且也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即非洲大陆贫困化和进一步离异所造成的全球社会抱怨与不满可能造成全球规模的严重社会不稳定。与之相反,非洲大陆通过其人民参与扩展全球繁荣,充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会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有益影响。

第三,以价值为基楚的当今国际社会完全不应该也根本不可能对非洲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现实视而不见,非洲同胞正在因武装冲突、极度贫穷、社会不公正和缺乏廉政所产生的苦难中饱受折磨。秘书长已指出这一点。他其报告中坦率地

阐明

“由于未能避免这些巨大的人类悲剧,非洲领导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都辜负了非洲各国人民的期望”。(S/1998/318,第5段)

日本完全支持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出的涵盖政治、发展和人道主义领域的战略纲要办法。实际上,该办法正是日本所一贯主张的,日本自其1993年着手举办第一届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以来一直认为这是非洲新战略的核心。自从非洲因东西方对抗结束而浮现新机会以来的几年中,日本一直强调必须在处理非洲问题时,以一种有机结合的综合办法涉及预防冲突、社会经济发展和建立容忍政治价值观念多样性的社会等政治和军事方面。国际社会应该义不容辞地根据这项新的共同战略促进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在作出努力的同时,希望同发挥核心协调作用的联合国一起,根据一项统一战略促进在非洲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日本在这样做同时愿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为了有效回应非洲局势,应该以一种相辅相成和相互补充的方式综合协调联合国以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和其他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谋求预防和早日解决冲突以及冲突后和平建设方面所从事的各项活动—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各项谋求发展目标活动—并应根据一项统一的全面战略使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里想起了一个室内管弦乐队的比喻,为了产生一种单一和谐的交响作品,每件乐器都可发挥其自己非常具体但又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二,这项全面战略应该以各国根据全球伙伴关系概念分担责任的原则为基楚。在这方面,联合国应该成为一个最适当的中心,在拥有概念基楚上创造势头,唤起包括非洲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必要的政治意愿,以便使众多角色都可依照这项共同战略发挥其各自作用。

第三,为了执行这项战略,有必要采取个别化的务实办法,制定处理各冲突具体情况和回应各国具体需要最适当的办法。

铭记着这三个方面,日本已在政治方面通过今年 1 月召开预防战略问题东京会议等主动行动,正在处理预防和解决冲突问题,并在经济方面,通过今年 10 月召开第二届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第二届东京会议)等主动行动处理发展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认为,鉴于整个国际社会在非洲面临的严重和巨大挑战,秘书长的报告非常及时。该报告在联合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这充分证明国际社会高度认识到此时此刻在非洲加强国际合作的紧迫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执行各项建议中所载的至理名言,将这股热情转变成具体行动。

在此,请允许我粗略地谈谈报告所载的若干最突出的建议。

第一,如果我们关于保卫非洲和平与稳定的讨论是认真的,国际社会就必须认真处理军备贸易问题。事实上,流入非洲大陆的军火日益增加,这是造成该地区悲惨局势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些向非洲出口军火的国家应该对这种局势承担主要责任。日本认为,我们安全理事会应该高度重视这种情形,寻求有效途径,监测小型军火出口中的各种活动。日本严格遵守其不出售军火三项原则,这些原则有效地禁止向任何地区出售军火,作为这样一个国家,日本深信,现在应是国际社会解决这个在非洲以及在出现冲突的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造成许多悲剧的根源的时候了。

第二,在这方面,可以更有效地利用 1991 年在日本和欧洲共同体倡导下设立的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以阻止非洲可能发生以及已经发生的冲突。提高各国国防能力透明度可以成为在邻国间建立信任的重要措施,可以帮助阻止牺牲社会发展努力、将宝贵资源不适当地挪用到建立过度国防能力方面的现象。因此,我谨要求在全世界、特别是在非洲更加充分地执行该登记册。秘书长提出的建立区域和分区域常规武器补充登记册的主张应该早日实施。

第三,在今日世界,将使用武力作为一种强制执行措施已经日益难行,日本认为,如果慎重地和有针对性地实施非军事制裁,那么这种制裁可能会行之有效。在实施制裁时,必须密切注意三个主要因素:是否适合希望达到的目标,参与各方是否能有效执行,以及对所针对国家人道主义情形的影响。因此,日本深信,国际社会应该对

制裁的这些不同方面进行彻底研究,使制裁成为向违反《宪章》神圣义务的一方伸张正义、强制执行和平的真正有用和有效工具。秘书长在这方面的建议载有若干令人深思的提议,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第四,在人道主义方面,我谨强调,在考虑向被冲突殃及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必须从一开始以及长远地考虑冲突后建立和平努力的需要。在冲突管理各个阶段——从防止冲突阶段到缔造和平、维持和平以及冲突后建立和平各阶段,必须将整个进程看作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我们在审议非洲冲突管理问题时必须从整体角度看待这个进程。

第五,同样地,必须认识到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不幸的趋势,这就是,人道主义活动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从而严重影响到人道主义活动。事实上,人道主义活动常常需要维持和平行动军事部门的支助和保护。现在日益需要军事部门的保护,以便例如保障分发人道主义救济物资,或在难民营将无辜平民难民与前战斗人员和犯罪分子分离。日本坚信,我们安全理事会亟需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我上面谈论的仅仅是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报告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然而,该报告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两天的公开辩论以政策建议方式得出具体结论是不够的。鉴于这一考量,鉴于该报告的重要性,我谨建议在安全理事会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深入研究报告所载每一项建议,并制订一个安理会可能采纳的具体行动计划。安理会可以监测这个过程,定期审查工作组进展情况。在九月份可能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将这项工作的结果提交安全理事会,供其审议。

在结束今天的发言时,我谨强调,无论是在非洲或其他大陆,都必须调动该进程所有参与者的政治意愿,从而坚定地解决非洲大陆今天面临的各种问题。事实上,强调政治意愿的至关重要性似乎有些老生常谈的味道。然而,必须铭记,谈论政治意愿尤其是他人而非自己的政治意愿的重要性是很容易的。现在所需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诺调动我们自己的政治意愿。我前面已经指出,日本一向以它可以利用的途径,尽自己的努力,促进非洲防止冲突和促进发展的活动。事实上,在过去

五年里,日本已经提供了大量援助,数额达 54 亿美元。

在结束发言时,我谨保证,日本人民将继续与非洲人民合作,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

我现在恢复安全理事会主席身份。

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津巴布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普兰加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我有幸以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阁下名义发言。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集这次会议,使安全理事会和有关代表团可以审议秘书长题为“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在安全理事会于 1997 年 9 月 25 日举行部长级特别会议时,非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非洲与国际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伙伴关系。我们深深感谢秘书长提出了客观而全面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份报告是为这一伙伴关系增添内容的第一次尝试。秘书长报告中所涵盖的广泛问题清楚地反映出非洲议程的复杂性以及最紧迫地将其作为国际议程予以通过的必要性。这是因为非洲是世界最穷的区域,极其严重地遭到国内冲突的蹂躏,因而理应受到尤其是联合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看到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前景出现了急剧的改观。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恢复了和平与安全,安哥拉的和平进程出现重大进展,这些充分证明了非洲再次为民主、和平与稳定而努力。尽管非洲有决心和意志为解决非洲危机、包括武装冲突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我们要表示支持秘书长的以下看法,并重申我们充分认识到,不可能会有一个纯粹的非洲和平议程:它将始终是一个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赞同并支持的联合国议程。1997 年 9 月 25 日非统组织主席和非统组织秘书长出席部长级特别会议突显了非洲大陆渴望整个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给予特别对待。

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不仅全力支持非洲的和平行动,而且也评价和支助非统组织在预防、处理和解决非洲冲突方面的体制和业务能力。我谨在此回顾和强调,1993年的《开罗宣言》规定,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的主要目标是“预测和防止冲突”(A/48/322,附件二,AHG/DECL.3(XXIX)Rev.1,第15段)。因此,我们倒希望报告中更注意冲突的预防,因为这是非统组织关于非洲冲突问题理论的主要要点。

秘书长的报告强调需要采取具体的行动。在这方面,我们吁请秘书长派遣一个小组前往非统组织总部,以采取措施加速在那里建立一个预警系统;提供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包括一个互换工作人员方案;使非统组织和联合国双方预警系统之间的资料交流和协调制度化;提供所需的后勤支助;以及为非统组织的和平基金调动财政支助。

非洲完全支持秘书长的以下看法,并重申我们充分意识到,对新冲突的早期发现不足以确保和平与稳定。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国家急于处理这样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建立在政治与外交方面对冲突作出早期和有效反应以及在军事方面快速有效部署维持和平人员的能力。这就是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1995年6月发表《亚的斯亚贝巴宣言》时作出的集体决定。自那以后,在非洲有关建立快速部署和维持和平方面能力的倡议大量增多。我要重申非洲希望,此种努力如果出自良好的意愿并通过非统组织或它的次区域组织来进行,予以适当协调,便可大大补充非洲自身确保该大陆和平与稳定的努力。

最近,有人谈到非洲的复兴,国际社会所获悉的非洲经济恢复增长的消息大部分是统计数字方面的,例如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预算赤字的减少和公共开支的削减,以及通货膨胀率的降低。然而,此类统计数字大多没有反映广大非洲人民的真实情况。虽然布雷顿森林机构为许多非洲国家规定的结构调整方案往往反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但它们也给非洲国家造成了压缩社会开支方面的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尤其是给保健和教育设施以及在失业率增高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

我们目前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非洲国家经济统计数字正得到改善,而且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条件却没有相应得到改善。其中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能力实际上在削减,丝毫没有更加接近消除广大民众的赤贫。许多非洲国家继续将更多的钱花在偿付债务,而不是教育或保健,或者在一些情况中同时花在教育和保健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不能够不对减轻贫困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支持秘书长这样的看法:经济发展必须体现在非洲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方面。

在我们为我先前谈到的新的伙伴合作奠定基础的时候,非洲希望国际社会在同非洲打交道时能够超越事实和数字,不是光按统计数字看问题,而能更富有人道和人情。我要回顾津巴布韦总统讲的话,1997年9月25日他在安理会上发言时说,

“我们坚信,在今日非洲普遍赤贫的情况下,我们热情追求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深信,一个政治稳定、繁荣和生机勃勃的非洲是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最佳所在。”(S/PV.3819,第3页)

我们赞扬秘书长的见解,即发展、和平与安全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

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赤贫。非洲一直在认真解决善政的问题,特别是加强人权和实现非洲大陆进一步民主化,正如非统组织《亚的斯亚贝巴宣言》中所阐述。非洲领导人一直在通过非统组织的机制,在这方面集体努力。

仅在这十年,非统组织就已监督了不少于40次的多党派选举和公民表决。但是,民主选举本身还不是民主的全部内涵。非洲已经走上建立民主机构的长期进程,在曾经是独裁和军人统治的地方灌输和培植一种民主的文化。但同样真实的是,在大规模的贫困、文盲、饥饿和疾病的土壤上,民主的种子不可能发芽,更不会繁荣。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援助非洲,支持非洲大陆的自身努力,这些努力产生于他们认识到需要加快人力资源的培训、技术转让、减免债务、资本投资以及在公平的贸易条件基础上进入国际市场。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报告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观点。

最后,在现在这一阶段,谁也不能说不知道非洲的特别状况,或不了解非洲区域需要特别重视。非洲更期望看到的不是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而是把计划和方案从设计桌上转入执行阶段。《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方案》和《1990 年代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新议程》,以及现在的《联合国非洲特别倡议》都是重要的文件。同秘书长一样,我们呼吁特别是联合国及整个国际社会拿出给非洲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努力以新的势头的政治意愿。因此,我们支持秘书长有关安全理事会在部长一级采取后续行动的建议。人们不会发现非洲缺乏抓住可能出现的机会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因为非洲人已多次声明,非洲的发展和福利首先是非洲人自己的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单上还有一些发言者。鉴于时间已晚,并征得安理会成员的同意,我打算暂停会议。

下午 1 时 30 分会议暂停